



苏轼夜寻张怀民

城市的黄昏

张怀民是谁？为何东坡先生深更半夜去寻？

且看一篇短文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：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黄州团练副使苏某书。”文中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风景、哲理诸元素兼备，情景交融，境界清旷，百字之文却成为脍炙人口、传诵千载的经典名文，非东坡先生不能也。

这个叫张怀民的人，鲜为人知，令我们陌生且好奇。

这天夜里，苏轼脱了衣服准备睡觉，发现月色洒入屋内，这良辰美景岂能辜负？便又穿好衣服走了出来。转

念一想，一个人独乐没啥意思，便走到承天寺找张怀民，正好张怀民也还没睡，两人便并肩在庭院里散步，看到月光澄澈如水，竹柏影仿佛藻荇交横。此情此景，因为有两个闲人共赏便觉分外美妙。由此可知，张怀民与东坡先生是彼此相知的好友，否则，他也不会夜半打扰人家。

前几年网络以“怀民亦未寝”为梗，着实狂欢了一回。说苏轼想让怀民伴游就说人家也没睡，其实，张怀民可能是被东坡先生敲门叫醒的：“怀民兄，还没睡吧？一起散步赏月去啊。”苏轼早已名满天下，谁人不知，能被喊去赏月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
张怀民住承天寺，是暂居，苏轼元丰三年（1080）初到黄州时也是暂居定慧院。所以过了不久，张怀民就搬走了，还在其住所西南方向建了一座亭子。这个

亭子居高可赏长江的胜景；白天舟楫往来不绝，夜晚鱼龙啸吟不止，波涛汹涌，风云开阖；向西眺望武昌的群山，山峦起伏，草木茂盛，还可看到渔夫樵夫的房舍。登临此亭，真令人不亦快哉，因此苏轼为其取名“快哉亭”。

某日，受“乌台诗案”牵连被贬到筠州的苏轼，求黄州看望哥哥，两人来到快哉亭赏美景。苏轼写了词作《水调歌头·黄州快哉亭赠张偃佺》，苏轼写了散文《黄州快哉亭记》。我们不是想知道张怀民是谁吗？这一词一文提供了如下信息：第一，张怀民是河北清河人。而苏家与河北颇有渊源，不仅祖籍秦城，且苏家有多人曾在河北（宋为河北路）为官，苏洵曾为文安县主簿（挂名），苏轼曾为定州知州，苏辙曾任大名府推官，苏迈曾任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令，苏过当过定州通判。

第二，张怀民还叫梦得、偃佺。据清人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云，张梦得，字怀民。偃佺，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，苏轼称其“张偃佺”，词中云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，或许有赞其为神仙之意。第三，苏辙文中载：“张君不以谪为患，窃会计之余功，而自放山水之间。”可见，张怀民也是被贬到黄州的，大抵也跟苏轼一样，遭到新党构陷。张怀民的职务是“会计”，即征收钱粮、管理财物一类的小官。第四，这座快哉亭是为苏轼而建，“知君为我新作，窗户湿青红。”苏轼这么说，自然是领张怀民的情，也可见二人是知音，彼此心灵默契。二人同为沦落之人，抛却尘俗俗虑，逍遥于山水之间，寻求人生乐趣。

张怀民在黄州的时间应该并不长，但与苏轼的交往还颇密切。在苏轼的文字中也有记载。有一封给滕达道的信，苏轼末尾也不忘夸一句：“张梦得尝云

之，佳士佳士！”这是打内心里赞许。应张怀民之请，苏轼书己之作《昆阳城赋》相赠。苏轼在张怀民寓所，欣赏了他的藏品宋初大画家郭忠恕的画山水木屋卷，之后作《郭忠恕画赞》。张怀民还赠给苏轼两枚好墨，其阳云“清烟煤法墨”，其阴云“道卿既黑而光”。古代文人以纸墨笔砚为文房四宝，对墨的选择极为讲究，苏轼不仅是大家文豪，还是大书家，更是爱墨，他曾经“强夺”弟子黄庭坚的一块妙墨，所以对张怀民送他的两枚好墨非常满意，还写了一篇《书怀民所遗墨》致谢。

还有一件趣事，苏轼《赌书字》有记：“张怀民与张昌言围棋。赌书字一纸，胜者得此，负者出钱五百足作饭会以饭仆。”张怀民与张昌言二人下围棋，赢者得苏轼书法一幅，输者作饭局（“饭会”）请苏轼吃饭，而且不能敷衍糊弄，规定不能少于五百钱。

这年腊八，张怀民结束了贬谪生活欲返京受命，苏轼为他践行，喝了一场，写了一词《南歌子·黄州腊八日饮怀民小阁》。他为怀民高兴，有祝福，也有感伤，“他时一醉画堂前，莫忘故人憔悴，老江边。”日后待你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憔悴落寞的故交旧友，他怕要终老江边了。后人读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每每感叹张怀民本一寂寂无名的小人物，因幸遇苏轼，即如汪伦之幸遇李白，从而千古留名。其实，从二人的交往看，苏轼从张怀民那里得到的更多，一颗伟大的灵魂相伴的不仅是明月清风，更有日常的细枝末节，人间烟火。苏轼夜寻张怀民，实际上是在寻找另一个自己。我们也应感谢这个叫张怀民的人，因了苏轼找到了他，那夜那月，那竹那柏，才变得如此不同寻常，这千古名篇才仿若泉水汨汨涌出。

（刘江滨）



要惊醒它们。”想买，找服务员，一律八折。我特别喜欢这家馆子里的温馨舒适。等待上饺子的时候，品一杯果茶，沉浸在橘色的灯光里，细细读那些包装简淡清雅、内容古今中外的读物，连吸进鼻子里的美食美味都缭绕出了非尘俗的味道。

有风成丝成片的日子，夕阳挂在高楼大厦的耳朵上，天边层云堆出山的模样，这样的好时光，追着闲人们的脚步，去河边走走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。迎风漫步在清波之上，草木之间，听凭一首刚刚读过的《明月棹孤舟》缓缓地心头流过：

“连日西风连夜雨，恁凄凉几时才住 / 孤雁单巢，秋云淡薄，休向远天宁凝伫 / 寂寞黄花都老去，是繁华总归尘土 / 小院低窗，霜阶露砌，多少暗蛩低语。”

被风和风景吹透的时辰，叶嘉莹珠落深潭动深心的词意，最合我的心境。（曲令敏）



闲话读书

我这个人一辈子同书打交道，有很多跟书有关的难忘的回忆。在我识字的时候，尽管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，母亲仍坚持教我们姐弟几个背诗：起床时背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”；睡觉前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；吃饭时背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。一年当中过什么节日，要背与什么节日有关的诗。母亲教我背岳飞的诗，背《木兰辞》。为了教育我们不要嫌贫，母亲教我们背“两脚踢翻尘世路，一肩担尽古今愁”。

幼时有背诗习惯，长大了就喜欢读书。参加工作后，因工作需要我可以在徐家汇藏书楼和巨鹿路藏书楼读书；我在华师大丽娃河边的一间朝西的7平方米小屋读了好几个月的诗；在复旦大学早年的留学生楼里借一间房间，读了两年的书；上图的孤本、善本书不外借，我在南京路上图一间宽度只有2米的狭长房间里读了不

少孤本、善本书。

我出国讲学，千方百计去国外的图书馆读书。进奥地利图书馆每人发一个木制的小背篓，把想借的书放在背篓里，出门时把背篓中的书拿出来登记。在洪堡大学图书馆借书是把要借的书放在转盘上，一两分钟就自动登记好了。当年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读书，当时图书馆的负责人是华人，你要什么书，他会推荐好几本相关的书让你选择。最令我感佩的是去爱尔兰和捷克的老图书馆，要爬过狭窄的楼梯，才能进入雕刻精美的书室。

我家藏书很多，24个书架都放不下，还有几摞书放在亲朋好友那里。80岁以前，我读书是坚持“晨起鸟啼前，夜卧人静后”。我还参与过办书店。但别以为我读书多，我们国家现有近600多家出版社，每年出书22万多种。我能读多少？九牛一毛，沧海一粟而已。我的埋头读书，距离古人的牛角

挂书、囊萤映雪、悬梁刺股相差十万八千里。现在有人把“阅读”改为“悦读”，体现的是读书乐，但是仍应认识到读书是艰苦的思想劳动，仍要乐于苦读，卧薪尝胆，做到十年寒窗、八十年寒窗，先苦后乐。

关于读书，孟子有句名言。孟子曰：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”他的意思不是不要读书，而是说不要完全相信书中所述，是说不要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们在博览群书时，对书要取其所长，避其所短。德国作家歌德也说过类似的话：“经验丰富的人用两只眼睛看书时，往往是一只眼睛看纸面上的，另一只眼睛看纸的背后。”所谓“背后”就是要看透、看穿，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。

读了不同的书必然生疑、存疑、质疑。不论是肯定，还是否定，都是质疑结出的硕果，都会有新意。有新意才能做到不谈老生常谈，不人云亦云。当

然，你革故鼎新，“故”也必然会出来对你的质疑作质疑。因此，读书人一定要敢于挑战常识，敢于挑战权威，敢于挑战不可能的勇气，要有敢入无入之境、敢闻未知领域、敢破未解之谜的英雄气概。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真理，一旦抓住真理就要无所畏惧，所向披靡。读书是开动能量的发电机，是塑造灵魂的强心剂，是人生大计。

（邓伟志）



倏然入夏

01

春去夏来，是那地不经意，花飞絮飘，绿意渐丰，子窈声里，乳燕轻翔。初夏的大街小巷，尽是槐花的甜味，那枝头冰清玉洁的身影，映衬着夏天的开始。

02

初夏是柔情的。五月清韵，是最好的时光，不冷不热，恰到好处，大街上已然有了穿短裙的青春女子，迈着轻盈的脚步，翩跹地走入夏天，温情可人。

03

初夏是撩人的。远山青黛，风拂柳丝，天地一片氤氲。午后，天蓝云白，花木娇艳，入眼全是勃勃生机，处处皆为温馨时光。漫过雨的绿色勃然而发，莺飞燕舞，一切的鲜亮美好都在缓缓开启！

04

初夏，不到城郊湿地公园，怎知夏色如许。水中光点泛金星，岸边苍苔一片青。曲曲浮桥通幽处，袅袅晚风伴行人。山远树绿，倒影深深，夕阳晚照，游人漫步，弥漫着温婉的让人怦然心动的美。初夏的一切韵味都在这水里。

（文/图 王荣）



意义的现身



忧郁，但的确想念她们。她们为什么很久没有回来呢，原来一位去了前南斯拉夫考察，三四年后，写了一本书。另一位呢，从股市赚了一笔钱，调整一些资产配置，随家族迁至海南自贸区，新的政策要求她每年住满183天，她教着日历打去了探亲的日子，住到了186天，最终却因为算法不同被驳回，累积的日子作废了。在那180多天无聊的日子里，她深感无意义，但还是做了不少人物稿，包括关于我的，可惜也作废了。此事说来话长，甚至还有搞笑。

去年秋天，她的非虚构平台编辑快要转岗，转岗前想再做一篇人物稿件作为收尾。她想写一位青年教师的工作状态，就想到相熟的我。那时我被例行班班困扰，困扰中又有惊喜的际遇，认识了新的朋友解锁了新的知识领域，我刚写完与此话题有关的小说，还被收入到女性小说年选，正感兴奋，而且在创意写作学科建设

内部，我也想拓展与中国叙事医学结合的工作坊，当然就答应了。没想到出稿时，编辑坚持要用一个标题：“当女作家谈论秃头”，她在谈论什么，我建议她把“秃头”改为“头秃”，她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，我说我有头发，没有必要为了点击率这样写。这事就黄了。我的朋友白写了一篇文章，编辑没有做好转岗的理想收尾，而我因坚决不妥协得罪了两个人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想找人说一说，这事实那么无聊，我并不想因此失去这个朋友。但不知为何，这话一直没说出去。

紧接着就遇到了一连串更倒霉的事，例如有家杂志借新书采访为由让我去拍照，结果访问十分潦草，商务植入却长达4个多小时，没有事先沟通，也没有报酬。甲方透过现场电话，批评我肢体僵硬不会摆造型，其实我并不知道我的工作只是去帮忙卖衣服，而不是谈论自己的创作。在那个糟糕的拍摄现场，我的脑海

（张怡薇）

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，我经历了强度不小的中年危机，亦有两次波动性的焦虑症发作，不得不重新整顿生活的秩序。

所谓“危机”，倒不是遭遇了具体的困难，而恰恰是20多岁曾预见过的巍峨的压力，基本都已解除。没想到这并不能让人真正感到快乐，相反深感惊恐。接下来的麻烦反而是，“然后呢”。我可能低估了寻找并承担新问题时需要筹措的能量。无论是经济压力，还是学业压力抑或是如今被污名化的所谓“东亚家庭”“原生家庭”的束缚，有外在的“大山”矗立在那里，移山便成为了唯一的难处。“移山”的过程虽然艰辛，却具有审美上的感染力和遮蔽精神惰性的好处。古老的故事由上苍垂怜而发生重大转机，殊不知转机本身也意味着新的危机到来：“帝感其诚，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，一厓朔东，一厓雍南。自此，冀之南，汉之阴，无陇断焉。”没有续写解压之后愚公的震惊和迷惘。生活的意义没有了，好像西西弗斯转圈找不到巨石，“巨石到哪里去了”，好像孙悟空出妖怪谎称唐僧已被吃掉，登时泪洒痛肠，取经使命没有了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

后来我见到了两个女朋友，久不联络，她们突然回来找我玩一玩。我心情